

文艺随笔

旧光阴

胡竹峰

汽车疾驰，如一头兽，沉默行驶着，车灯剪开夜色。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已是灯火通明的街市。披上外套，系紧围巾，压低帽子，戴好手套，跳下车。拉着行李箱走在有些寂寥的街头，底轮沙沙划过，路灯将人影伸得细长，像一道水墨。白天那些嘈杂的声音一一消退，只剩灯光树影。时间逝去之后的安静，像满腔心事，垂垂老矣的女子，稍一触动就有情绪。路灯昏黄照在外衣上，将红色染成暗赭，仿佛披了一身旧光阴。

手中行囊如一枚永不过时的邮票，将人寄送到一座座城市。迎面走来几个女子，笑声在清冷的街头传得很远。车站旁有家小馆子，包子、拌面、馄饨，还有米饭、炒菜。小吃地道，店面也干净，每次路过总要光顾这里。照例是一笼蒸饺一钵汤。邻座饿了，隔空能听见吸食面条的声音。

想起在这座城市的日子。那个栽满了银杏的小区，一到春天，栅栏上盛开着蔷薇花，粉红的花瓣，微漾在绿中。如今人近中年，风花雪月换作了柴米油盐，偶尔才会有丝丝旖旎的遐想。

进站了，感觉自己就像一滴水珠，淹没在人海中。满满当当的人，打牌的、聊天的、玩手机的、读书的、拥抱的、发呆的。皮箱、蛇皮袋、背包、挎包、坤包在眼前晃动。

走过不锈钢栏杆，踏进火车，须臾离开。车外黑漆漆的，雪色中有树林从眼前飞快掠过。玻璃中投影朦胧，似乎静止在那里，其实正在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地流逝，离别缓慢却坚决，缠绵而决绝。

车行如飞，一位乘客穿过过道，神色迷离，目光闪烁，看着车外。几近无声地前行，窗影微微晃动，这也是一颗好头颅。《资治通鉴》记载的吧，忘了是哪一朝的事；某人对着镜子自顾，好头颅，谁当听之？身边人惊问其故，那人笑笑说，贵贱苦乐，都是时代更迭造成的，有什么好伤感呢！

我没有带书，任思绪游离了许久，然后睡觉。次日上午九点到家。电脑坏了，朋友过来修理，拆开机箱，打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午后在小区外馆子里吃午饭。糖醋排骨口感甚好，萝卜丸子滋味颇佳，可惜鱼片略带腥气，饮啤酒半瓶，送走朋友，回来午睡。下午在家读书。翻《张大千画选》，张大千的画从八大山人、石涛入手，底色清凉，或者说悲凉，有一种清冷调子，一幅幅看下来，饱满葳蕤。越到晚年，越显昂藏气。翻阅《茅盾诗词集》，发现书做得极好，有旧气，可作闲来把玩之物。又读了半本贾植芳的《老人老事》，几篇记人之作，读后惆怅。贾植芳的文章干且瘦，仿佛他晚年的样貌，文如其人乎？序言云，屈原名气比楚怀王大，后者可以贬黜他、流放他，但他写的《楚辞》流芳百世；汉武帝可以囚禁司马迁，甚至让司马迁受了极刑，然而，司马迁写的《史记》，却是千古绝唱……这些话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老生成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他的话又不一样了，句句是人生的经验和感悟。

只要时间充裕，在阅读与写作的间隙，我会看很多电影。有时候一天看七八个小时，看五六部电影。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消磨时光，几近挥金如土。没有钱，有任意打发的时间，也是福气。有个周末，我从早上看到深夜。

鲁迅喜欢看电影，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我的娱乐也只有看电影。

上午十点才起床，好久没有睡得如此之好，一夜不醒，睡到做白日梦。近来愿望是做白日梦，在白日里大睡一场，做白日梦。

醒来接了几个电话，朋友约吃饭，推了，彼此难得清静，索性清静。中午，朋友来访，炖了排骨汤，做了猪肉炒豆芽、西红柿炒鸡蛋、炒白菜，切了盘牛肉。下午读书，晚饭饭后看碟片。冰箱里还有黄豆，索性做了一大杯豆浆。然后读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收信人与写信人，都已作古。近百年的老书信，依稀翻出几番故人往事，翻出一片旧时情意，叶圣陶的一封手札格外有韵味：

承餽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饮佳味，甚感盛祝。调乎，振铎，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笑。

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餐。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弟叶绍钧 十二月二十八日 叶圣陶的文章和他的书法一样，四平八稳。这封短札却摇曳生姿，绝妙之小品也。《上元灯》是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多年前读过，记得清晰。鲈鱼也新鲜。我吃鲈鱼大多清蒸，没有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做汤。选一斤左右的鲈鱼，蒸得恰到好处，鱼肉刚熟，细腻爽滑，鱼肉的鲜美完全呈现。汤汁带着米酒的甜、豉油的香，每一口都是享受。

手机铃响了。我抓起手机，直愣愣的大嗓门灌进耳膜。“指导员，来吃鱼。搁家，北黎村46号。”一口大碴子味。“小佟啊，”我心领神会，“钓到大鱼了？”“对。大罗非。纯粹家宴。”惜字如金般的回答，但字字有效信息，“党场长、小崔、刘庆和都来。星期天中午。我发地址和定位给你。”

放下电话，我好一阵回味和消化。小佟者，大名佟德军也。他是我50年前北大荒军垦农场担任连队指导员时的炊事班长，后来担任过司务长。小崔，乃一排副排长。我们连队以种植水稻为主，因而也叫水田连。他俩是我手下两位干活嗷嗷叫的虎将。当时有小混混到食堂闹事，虎了吧唧的小佟拿了把菜刀嗷地一声冲出来，吓得小混混立马焉了。刘庆和是我们兄弟连队的指导员。党场长是我们的老连长，因为能干，后来升到农场当了场长。半个世纪以后，老战友们都在海南省东方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或买房，或租房，成了从远方飞来的“候鸟”。许是格外珍惜屯垦戍边修来的缘分，我们依旧习惯于当初的称呼，当然也会直呼其名。

说到北黎村，那可是东方市响当当的老名片。北黎村是始建于汉代的古村落，位于直通大海的北黎河南岸。这里曾是海南西部历史悠久的渔港和商业重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黎村是昌感县政府驻地。如今，这里保存着一些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近些年，东方市政府将北黎老街规划为文创旅游一条街，成为各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去年冬天，我们曾慕名来此一游，对旧时盐商建造的颜氏民宅、北黎河美术馆、陶艺馆、钩织工作室、咖啡书屋，以及大片还没修复的断垣残壁留下了深刻印象。

半个月前的一次老战友聚会中，听小佟说起，他家的“鸟巢”就在北黎老街，出门就是北黎河。他几乎天天到河边钓鱼，经常钓到大鱼。小崔等战友就跟他吵吵：吹牛吧，啥时候等你请我们吃鱼？邀请说来就来。家宴可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何况是鱼宴。

网约车直接开到北黎老街46号。真方便。下车一看，哇，紧挨着北黎河美术馆西面的不起眼的民宅。小佟已站在黑漆铁门口迎接我。

一幢二层的白墙楼房，上下足有10来间房，大部分都有家具和床，有的还有蚊帐，麻将桌。好大的院落，前后分布好几处，错落有致地种着高大的椰子树、木瓜树，另有不下10棵粗粗细细的花

北黎老街吃鱼记

孙泽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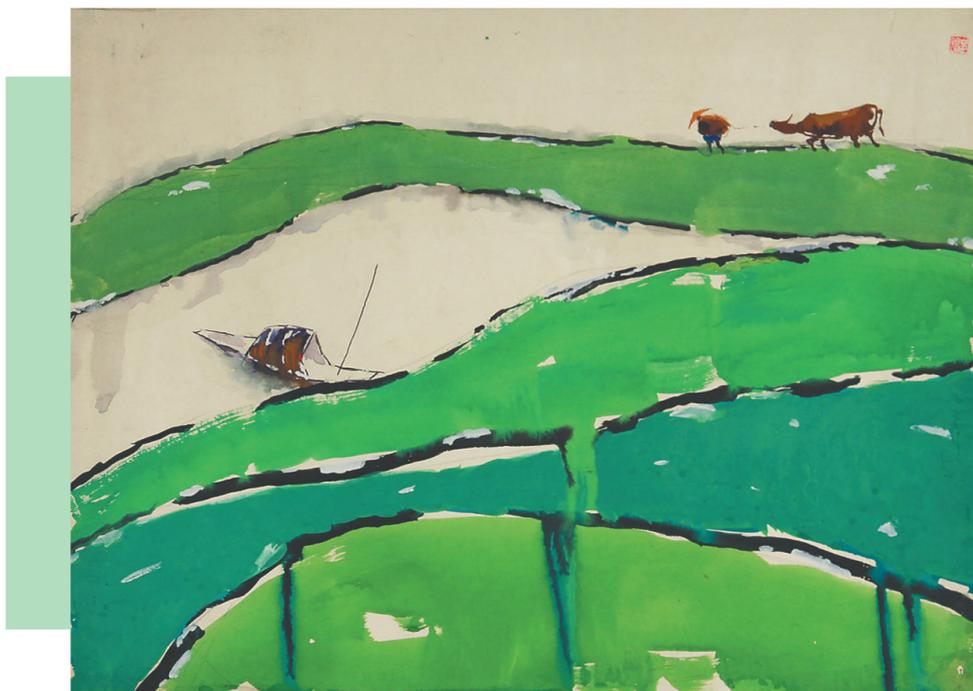
梨树。除了干净宽敞的行走空间，居然还星罗棋布般辟出10来块小菜田，分别种上了生菜、茄子、油麦菜、西兰花、辣椒、香葱等。至少三四处地方搭上了牢固的藤蔓架子，分别攀有百香果、黄瓜和四季豆。过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轿车和几辆三轮或两轮的二轮车。后门外就是宽达百米的北黎河，有一艘渔船在河面游弋。横亘其中的拦河大坝的闸门好气派。

党场长与庆和早就到了，他俩正坐在凉棚下悠然自得地喝茶。

一看到这光景，我就格外来劲。我如今在上海的家园，做的正是这样的世外桃源式的田园梦，想不到在美丽的北黎河畔遇见了。

和老领导寒暄了几句，我继续在院子里转悠。转到厨房间，那里正忙得不亦乐乎。最忙的是小佟的弟老五和老五的媳妇，老五是大厨。小佟和老伴小苑在一旁打下手。

厨房大而简陋。南侧放了一张大圆桌，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果然，正中一个长方形的不锈钢大案子，至少有四五条斤把重的大罗非鱼，不愧是炖烩出来的，上面摆放了葱姜蒜和香菜。小佟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们，这是他昨日在北黎河对岸钓上来的。看来主菜就是它了。紧紧围绕主菜一圈的是两条海鲈鱼，红烧蛤蚧、红烧海瓜子、蒜蓉



《今日立春》(水彩) 刘克银作

行走在春天里

颜小烟

在海岛，春天仿佛一个神奇的丹青画手，只需随意一涂抹，春的色彩便肆意降临人间。冬天的寒意还未完全消退的时刻，风中还残留着一点点点的氣息。而这时，最先让你感受到春意的是苦楝树的枝梢。一开始还是光秃秃的干枝，在几阵暖风过后，绿意便开始一点一点地沿着枝丫绽开，仿佛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叶子就铺满了枝头。当你在某一天偶尔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就会突然遗忘了那些曾经伫立在冬天里的苦楝树，以及它们一度极其寥落的身影。

当然，也许真正拉开海岛春天序幕的是那一场悄然落下的春雨。

从某个带着青草香的早晨醒来后，你会惊觉，村子附近的稻田里不知何时竟已注满了春水。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悠闲的白云、低飞的白鹭，还有远处那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它们的影子一起倒映在水田里，与彼时正在田里犁地的农人们的倒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闲散舒适的田园风景画。

沿着村口这条小路继续往前走，你还会遇到欣欣然开着花的白花鬼针草，它们用小小的花瓣把小路两旁装点成了一片片小小的花海。蜜蜂连连，蝴蝶翩翩，微风一吹，春意盎然，好不热闹。如果刚好有闲情雅致，不妨低头采上一小把，把它们插在家中的玻璃瓶里，为平常的日子添上一缕缕诗意。路边的假草婆树也不甘示弱，赶紧把硕大的红花高高举起，乌亮的种子似春天刚刚睁开眼睛，嵌在红花之间，有一种异常诡异的美。

其实，最美的还是咖啡花，它们的花朵排列有序，总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绽放在茂密的枝叶之间。咖啡花的花期不长，如不注意，常常会错过一睹芳容的机会。雨后的咖啡花有一种清淡的美，不染红尘，灵动飘逸。它们的香味既不如九里香浓郁，又不如茉莉淡雅，是一种奇特的带有异域风情的乳香。而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艳山姜，它的花就像垂着的一串白铃铛，莹白的花瓣里裹着一抹粉红，在微风的吹拂下，款款摇曳，熠熠生辉。

烤生蚝、红烧基围虾等，当然还有自家种的蚝油生菜、油麦菜等。此外，白斩鸡、韭芽炒鸡蛋、橘子拌芒果丁等。很显然，这是一场以鱼及海鲜为主的家宴。这在50年前的北大荒，是不可想象的，过年也吃不到这样的盛宴。而且，如此丰盛的一桌，居然没有一道是东北菜，可见豪放的东北“候鸟”也会变，生活真是大变了样。

“吃饭了，吃鱼啦！”小佟大声吆喝着。9个人正好坐满一圈。

举杯言欢，举箸吃鱼。大家的味蕾早就开花了。舌尖上的北黎河鱼，入口即化，鲜美无比。我最喜欢吃的是烤生蚝和韭芽炒鸡蛋，调料放得好。大伙快朵颐中，大伙直夸老五的厨艺非同一般。当哥哥的小佟自然得意，酒酣未半，就唱起了“北大荒啊我爱你……”记者出身的我当即抓拍下来。生活再变，怀旧的情愫依然。

鱼宴过后，党场长与庆和先告辞了。小佟和小崔下起了象棋。我拽着老五满院子地转，边转边聊天，听他说说他在北黎村的生活。这民宅是老五租下来的，连房带院子，共有1000多平方米。起初他和老伴住，后来喜欢钓鱼的哥哥小佟及其老伴也搬过来一起住。

我问老五是怎么找到这房子的，老五说他在农垦农场待过。他善交往，能吃苦，什么活都能干。从农场返城后，他曾经在某大学后勤。退休后，与老伴一起来到了东方市。说起北黎老街的这处民宅。老五说与房东颇为投缘，两人相约见了一面，聊了几句，房子就定下了，一口价。当时满院荒草，一片狼藉。一周后，房东前来视察，惊喜不已。原来老五将老子的里里外外打理得干干净净。从此，两人成了好友。而老五老两口也开始陶醉在种菜、养花、饲鸡的美滋滋的田园生活中。

说着说着，老五有些失落。原来海南封关后，东方市大发展，北黎老街将要进行大规模改建，他租的这处民宅已被政府征用。不过，老五很快又洒脱振作起来。说是政府正在招商，愿意在此投入与文旅相关的商业项目，政府给予三年免租等优惠政策。老五和老伴正在评估，有可能想在此开办民宿。我立马叫好，并建议，若真有此意，可到江南一游，我愿陪同考察某些美丽乡村，比如昆山的歇马桥等。

告别小佟哥俩和两位贤内助后，我意犹未尽，又在北黎老街转了一圈。好一顿别有风味的家庭鱼宴，够我好好回味和消化了。北黎老街，我们还会再来的。不仅仅为了吃鱼，更想看看千年古村的沧桑变迁，人文风貌。

诗路花语

飞鸟(外一首)

余芳媛

等候孤独如一只飞鸟 停驻在我的左肩 我们如挚友一般熟悉。

黄昏中 我们关心一棵树的春天 在四月开满簇簇淡紫色的花朵 和竹升面店里的橘猫一样 想象外边阳光的温柔 如母亲的轻声叮咛

光阴如白雪 落在行人的头上 万物高大地站在我的生活里 献上我的敬畏

允许无人可至我 野兽四伏的森林 月光恒常。

☆路灯

晚上七点，桥上的路灯亮了起来 好像无名的画家 在这个画布涂上温暖的橙黄色， 宽阔的河面被照亮 水波清晰。

经过环绕的高速匝道 我仰慕的木棉树 路灯弯着腰 像孤独的天使一样 沉默地守护着身边的所有。

在时间里， 想象的翅膀变得丰满 我们温柔得像扑簌落下的雪。

风也无法触及

符海沧

仿佛一切都不曾改变。 冬日的暖阳 赤裸稚嫩的身体在水中徜徉，无休无止。 思绪裹挟着风， 追赶着村里嬉闹的孩童，在巷子里东躲西藏。

一只信鸽在风中吹着口哨，像个裁判 在这只耳朵与那只耳朵之间传递。 时光倏忽，村口的榕树须很垂下，承载暮色的银白。

当年最会躲藏的，干脆直接“躲”在村边的小土包上。 泪水成为寻找他的痕迹； 有的，平平仄仄踟躇在巷子里， 寻觅那划过天空遥不可及的弧线。 巷子里，只有风， 像一只猫在蹑手蹑脚， 从一个巷口窜向另一个巷口， 却无法触及它们之间的距离。

丙午春寓琼海书怀

陈奋

岁序新妆罢，天高霞满楼。 涛奔通万象，河绕纳千流。 更路迎晴日，胶林起浩讴。 花香盈近市，秧马踏平畴。 六合财源涌，八方祥气浮。 身安春永驻，时泰福长留。 泼墨侨乡土，裁诗古渡头。 临风舒旷望，揽胜豁明眸。 漫把沧桑味，凝为鼓角稠。 先行逢盛际，齐进恣遨游。 发兴宜登顶，凭云意更遒。

办年货(组诗)

张业隆

☆备春联 挥毫濡墨写新联，笔走龙蛇意自绵。 宇里行间藏祝福，马年吉庆满庭前。

☆选糕果 店铺琳琅选好糕，糖糕蜜果溢香浮。 备齐年味待亲友，笑语欢歌醉小楼。

☆置新衣 甄选合体为新衣，锦缎光华映翠微。 且趁春风添喜色，扬鞭昂首迎骀归。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